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 格 斯

书 信

1875 年 1 月 — 1880 年 12 月

第 一 部 分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75 年 1 月—1880 年 12 月

1875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¹

伦 敦

[1875 年 2—3 月于伦敦]

动手写吧，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敌人来对待的，因此他编造出各种各样不存在的争论问题。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²

1875 年 8 月 21 日于卡尔斯巴德
城堡广场“日耳曼尼亚”^①

亲爱的弗雷德：

我于上星期日到达这里。³ 克劳斯博士又回格蒙德自己家去

“日耳曼尼亚”是卡尔斯巴德（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的一家旅馆，座落在城堡广场旁的城堡街上。——编者注

了, 他已与妻子重归于好。

我现在准备自己当自己的医生, 甘斯博士不无忧郁地对我实说, 疗养地不下三分之一的老客人都是如此。我的私人医生库格曼不在, 对我的治疗也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⁴

这里的人尽管换来换去, 但是看起来还是象从前一样: 凯特勒的“匀称的人”⁵ 绝无仅有; 相反地, 大部分人是两个极端, 不是肥胖得象酒桶, 就是干瘪得象纺锤。

我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户外, 事情办完之后, 我的主要消遣是想出新的游逛之地, 在山林中发现新地方和新风景; 由于我不太善于辨别方向, 遇到很多意外的事。

从今天起, 警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 因为我收到了付疗养费的收据。我登记的身分是哲学博士, 而不是食利者; 这同我的钱袋十分相称。和我同姓的维也纳警察局长满殷勤, 总是和我同时到达。

昨晚我到以啤酒驰名的“酒花藤”^①, 喝了一杯吉斯许布尔矿水。那里的座上客有些是卡尔斯巴德的小市民, 整个谈话都是围绕着老牌比尔森啤酒、民酿啤酒和厂造啤酒的优缺点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它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分成几派。一个人说: “真的, 老牌啤酒我一口气能喝下十五杯”(而且是大杯)。另一个回答说: “噢, 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派的人, 但现在摆脱了这些争论。我不加选择, 各种啤酒一样地喝得带劲”等等。在这些聪明的本地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柏林执袴子弟、见习官⁶ 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争论卡尔斯巴德各家著名饭店的咖啡的优点, 一个人郑重其事

① “酒花藤”是卡尔斯巴德的一家饭店。——编者注

地肯定说：“统计数字<1>①证明雪恩布龙公园7的咖啡最好。”这时一个本地人叫喊道：“我们的波希米亚就是伟大，它有伟大的创造。它的比尔森啤酒销行各国；啤酒大王萨尔茨曼现今在巴黎有一家分厂；这酒还运往美国呢！可惜，我们不能把我们那些在山岩中凿出的大酒窖也运给他们，因为它们是酿造比尔森啤酒所必需的！”

我把在这里至今所见到的俚俗风尚简单地告诉你之后，现在来谈点旅途见闻。

在伦敦，一个滑头滑脑的小犹太夹着一只小皮箱匆匆忙忙地上了我们的车厢。快到哈里季时，他找起钥匙来，要开箱子，说是要看看他的办事处小伙计是否把一切需用的衣服装了进去。他说：“因为在办事处收到了我的弟兄从柏林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柏林，于是派了小伙计到我家去拿需用的东西。”他翻腾了好一阵，到底找到一把钥匙，虽然不是原来的钥匙，但总算打开了箱子，一看裤子和上衣不是一套，睡衣和常礼服等都没拿来。这个小犹太在船上对我说了心里话。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欺诈。”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名叫贝恩施坦或伯恩施坦的美籍德国人（是他的柏林朋友瑙曼介绍给他的）骗去他一千七百余英镑，而他被认为是最机灵的商人之一呵！那个家伙冒充是经营非洲贸易的商人，把他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第一流公司里买下的数千英镑货物账单拿给他看过；说是载运这批货的轮船正停泊在南安普顿。因此，小犹太借给了他所要借的钱。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先生的消息，于是他就开始不安起来。他写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

——译者注

到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他把回信拿给我看。回信说：贝恩施坦在他们那里取了货样并购买了货物，约定提货时付清货款；账单只不过是手续，货物从来没有提走。在南安普顿，货物被扣押，发现船上装载的贝恩施坦的货物只是一些塞满了草垫子的货包。我们的小犹太很恼火，除了失去一千七百英镑，更主要的是，象他这样一个机灵的商人竟被人捉弄了。于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璠曼和柏林的弟兄。后者发电报告诉他，在柏林发现了贝恩施坦，并且报告警察把他监视起来了，要他急速启程。我问他：“您打算到法院对这个先生起诉吗？”决不。我只想要他还钱”。我说：“这些钱，他恐怕已经挥霍掉了。”他说：“决不会。他在西蒂还骗了别人。他数出一切可能受骗的人一十二万二千英镑。他必须把钱还给我，而别人让他们自己考虑怎样处置他。”最妙的是，在我们到达鹿特丹时，才知道他只能到明登，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能继续前进。这个家伙象发疯似的大骂铁路管理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船上，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旅伴——一个死人。护送他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德国人，此人对我说，死者名叫拿沼尔，美因兹人，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去伦敦访友被车轧死，他的家属要把他运回家去埋葬，这个送死尸的乘客同样也不能立即往前走了。船长对他讲，不到德国领事那里办完一定手续，他们就不交出死尸。

在科伦和法兰克福之间（我中途没有停留），有一个外表象凡俗人的天主教神父上车。从他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从都柏林参加完奥康奈尔纪念会⁸回法兰克福（他在那里定居）去的。他谈笑风生。到科布伦茨这个换车的地方，车厢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是走新航线经过符利辛根来的：小汽艇显然比糟透的哈里

季纵帆船要好得多。我试图引他谈谈文化斗争⁹。但他起初持不信任态度，表现极其审慎，却大谈特谈卡佩勒阁下的口才。最后，神灵^①帮了我的忙。神父把他的水瓶拿了出来，水瓶是空的；此时他对我说，他自从进入荷兰以后，就又饿又渴。我把白兰地酒瓶递给他，他喝了几口以后，精神振奋。他喝了个够。旅客上车时，他用家乡话同他们开些无聊的玩笑，但同我谈话继续用英语，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在我们德意志帝国多么自由，谈到文化斗争，竟要用英语隐晦地谈论。”在我们到法兰克福下车前，我还没露我的姓名，我对他说，假如他最近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谈论黑色国际和红色国际¹⁰之间的新阴谋，不必惊讶。在法兰克福，我得知（在《法兰克福报》编辑部）我的旅伴是穆策尔伯格先生 他差不多代替了那里的天主教主教。他想必在《法兰克福报》（他阅读这家报纸）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我路过当地的简讯。¹¹

我看到了宗内曼，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审讯，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¹²宗内曼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但是他很自命不凡。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向我说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引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的报纸^②是公认的南德意志最好的交易所和商业的报纸，所以有经费来源。他很清楚，他的报纸作为政治消息的传播者给工人报刊帮了忙。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党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例如，他邀请了瓦耳泰希担任通讯员，可是合并的党执行委员会¹³禁止瓦耳泰希写通讯。他说，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的举止过于象一个煽动家；相反地，倍倍尔得到普遍的赞扬，等等。回来

双关语：“神灵”的原文是《Geist》也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

《法兰克福报》。——编者注

时我还要跟他再次会面。我也见到了格维多·魏斯博士，他来看望他的女儿（《法兰克福报》的一个编辑施泰恩博士的妻子）要住几天。如果我早到编辑部几分钟，那就糟糕了——会碰上士瓦本的卡尔·迈尔（《观察家报》的前任编辑）

顺告：法兰克福和一切主要商业中心的生意比从德国报纸上所看到的还要糟糕。

你的朋友卡菲埃罗住在巴枯宁处，甚至为他在罗迦诺买了房子。

好吧，祝你健康，请勿相忘。我又得办“事情”去了。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5 年 9 月 8 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弗雷德：

你也许从杜西那里已经知道，8 月 18 日我亲手（小甘斯博士在场）在此地邮政总局投寄给她的第一封信被中途扣下了，没有疑问是普鲁士邮局干的。后来的几封信寄到了，最近一封信（我上周寄给她的）似乎又遭到第一封信那样的命运，否则我该收到她的回信了。

我这次治疗的效果非常好，除偶然情况外，睡眠也不错。无

怪乎许多和我认识的医生都说我是卡尔斯巴德的模范疗养者。这些先生们一有机会就用“有医生在”等说法，竭力诱使我离开“得救”^①之途，但是诱惑者都失败了。

作为第二次来的病人，在矿水饮用上，我的等级更高了。去年我饮用的矿水主要是泰莉莎矿水（列氏 41°）、马尔克特矿水（39°）和米尔矿水（43.6°）；那时我只喝两次喷泉水，每次一杯。今年从第二周起，我喝的是岩石矿水（列氏 45°，每天一杯）、贝尔纳德斯矿水（53.8°，两杯）和喷泉水（列氏 59—60°，两杯），每天早晨共喝五杯热的；此外，起床时和睡觉前加喝一杯凉的施洛斯矿水。

根据斐迪南·腊格斯基教授分析，喷泉水含有下列成分¹⁴。

按 16 盎司 = 7 680 喱计算

硫酸钾	- 1.2564
硫酸钠	- 18.2160
氯化钠	- 7.9156
碳酸钠	- 10.4593
碳酸钙	- 2.2870
碳酸镁	- 0.9523
碳酸锶	- 0.0061
碳酸亚铁	- 0.0215
碳酸锰	- 0.0046
磷酸铝	- 0.0030
磷酸钙	- 0.0015
氟化钾	- 0.0276
二氧化硅	- 0.5590
固体组份总量	- 41.7099
游离和半游离碳酸	- 5.8670

双关语“得救”的原文是《Heil》也有“治疗”的意思。——编者注

此地邀请来参加色当会战¹⁵纪念活动的家伙中有一个巴门的商人古斯达夫·克特根，他是否就是那个老傻瓜¹⁶？

注意：卡尔·格律恩在同你竞争，明春将要出版一本自然哲学著作。他已在柏林的《天平》杂志上发表了导言。魏斯已从柏林寄给了我。¹⁷

我星期六^①离开这里，先去布拉格，因为今天收到奥本海姆从那里寄来的信^②。然后从布拉格经过法兰克福回来。

弗累克勒斯博士刚才已来请我去吃饭。看来，长信是怎么也写不成了；同时弗累克勒斯说，这影响治疗。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① 9月11日。——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42页。——编者注

1876 年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¹⁸

1876 年 5 月 24 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 3 号

亲爱的摩尔：

刚刚收到两封信¹⁹，附上。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末，拉萨尔分子很快就会成为头脑最清晰的人，因为他们接受无稽之谈最少，而拉萨尔的著作又是为害最小的鼓动材料。我倒想知道，这个莫斯特到底向我们要求什么，为了使他满意，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莫斯特先生真是大发慈悲，他还没有要求我们不仅要善意地私下向杜林先生指出他的错误（好象问题仅仅是一些错误），以便他在下一版²⁰里纠正，而且还要拍拍他的马屁才好。这个人（我指莫斯特）竟能够既给整卷《资本论》写出概述²¹而又对此书

一窍不通。这一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如果不是由威廉^①，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理论水平的人主持，就不会欣然发表各种胡言乱语（愈荒谬愈好）也不会以《人民国家报》的全部权威向工人加以推荐，那末，一切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也就不会出现。总之，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

对于愚蠢的威廉，这一切只不过是求之不得的一种催索稿件²²的借口。好一个党的领袖！

附上昨天《每日新闻》刊载的一篇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很有意思的通讯报道；笔者尤其可信，因为索弗特的革命²³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东方的事件开始接近于危机：塞尔维亚人又想借债（即停付期票），黑塞哥维那起义者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表明俄国在那里怎样进行阴谋和挑唆活动。我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此地今天是第一个雨天，昨天只下了一场雷阵雨。祝燕妮一切安好。²⁴ 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龙格一家和拉法格一家。

你的 弗·恩。

我刚刚发现，威廉已把莫斯特的全部稿件²⁵按印刷品邮寄给我。谁晓得，这在国际邮政上是否容许，稿件是否寄得到！你可否顺便去看一看，稿件是否在那里；如在那里，请寄给我，下星期五^②以前，我在这里。利森太太会告诉你，她替我收下的文件等等保存在哪里。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6月2日。——编者注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6 年 5 月 25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寄这封信的同时，原封寄去收到的莫斯特的稿件²⁵。附上的威廉 的废纸，我拆阅了，我以为它与莫斯特有关。此外，我从你家里取来了北部大铁路公司寄来的一份广告，以为是有关业务上的什么东西，想寄给你，现在却发现它不过是供旅行者使用的游览线路图。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李卜克内西就应该（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多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²⁶开始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特别是莫斯特先生，不用说，他必定认为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

想家，因为后者不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讲中，而且后来还在出版物²⁷中白纸黑字地写道，他发现唯有莫斯特使《资本论》成为合理的东西。²¹杜林经常阿谀奉承这些无知之徒，我们是绝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莫斯特之流对于你用以迫使士瓦本的蒲鲁东主义者缄默的那种方法²⁸感到恼怒，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具有警告意义的先例使他们畏惧，于是他们就想利用诽谤、心地善良的浑厚和义愤填膺的友爱来使这种批判永不能进行。

其实，根源就在于李卜克内西缺乏稿件，说老实话，从这点就可看出他的编辑才能。可是他心地狭窄到这种地步，尽管稿件缺乏他还是不肯哪怕提一句贝克尔的《法国公社史》^①或者至少从其中摘选几部分。

你会记得，不久以前，当我们谈到土耳其的时候，我向你指出过在土耳其人中出现清教徒式的政党（以可兰经为依据）的可能性。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根据《法兰克福报》的君士坦丁堡通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要废黜苏丹 让他的弟弟继位。²⁹那个会讲土耳其语并在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人交往很多的记者还强调指出，他们很清楚伊格纳切夫的鬼把戏，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中间散布各种令人惊慌的流言蜚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套不住土耳其人，就别想消灭他们，而不敢（或者是由于财力不足还不能）利用有利时机采取坚决行动的俄国人，目前采取的冒险行动，与其说可能使土耳其人在欧洲垮台，不如说更可能使他们本国的制度崩溃。

小燕妮身体很好，但婴儿却稍有不适；不过，医生说不要紧。他将取名让（龙格父亲的名字）。罗朗（劳拉的绰号）。弗雷德里克

（向你表示敬意）

哥本哈根人拍电报和写信给皮奥（他星期一^①走了）邀请我参加工人代表大会（6月初³⁰）。好象我现在能够做这样的旅外演出，这真是幻想。

我们的公园今天用板子围起来了。可笑的是，古德意志的风俗作为一种奇风异俗而在英国继续存在。这就是用围篱的办法，也就是用退出公共马尔克的办法保存“真正的自由的财产”。

彭普斯给我的妻子和杜西写来了长信。虽然在缀字法上有些谬误，不过更重要得多的是，她在文风和表达能力上有了真正惊人的进步。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 的 卡 · 马克思

迪希^②成了一头怎样的蠢驴！当英格兰完全陷于孤立的时候，他还坚持把一打左右的芬尼亚社社员关在监狱里！³¹

关于“李希特尔”，李卜克内西在提醒时不应该仅限于暗示。³²不排除李希特尔带走我的通信录的可能性，但是我现在还不相信这一点。

艾希霍夫为阿尔宁效劳一事，我们在李卜克内西之前老早就知道了，在艾希霍夫憎恨俾斯麦和施梯伯的情况下，这是毫不足怪的。注意：《法兰克福报》刊载了普鲁士对阿尔宁的逮捕令，根据逮捕令，要把他的钱财没收，把他本人交给柏林警察局处理，对外国当局则保证偿付费用和相互帮助！（这是由已经审理过的关于他

① 5月22日。——编者注

迪斯累里。——编者注